

乡村记忆

年少过年趣忆

刘斌

农历春节，是炎黄子孙最欢乐、甜蜜、幸福的团圆节。随着时代变迁，我对老家过年时的热闹场景愈发怀念。

春节贴春联，是家家户户年三十中午必须要完成的事，这仿佛是除旧迎新的象征。说起春联，就想起爷爷说过的尴尬事儿：老爷爷不识字，从集上买回了春联，还有“丰衣足食”“骡马成群”“抬头见喜”等。不曾想，把“骡马成群”贴到了炕头上，把“抬头见喜”贴到了牲口栏，拜年时被人好一个笑话。为此，老爷爷感觉在村里抬不起头，发誓让爷爷读书，所以，爷爷成了村里唯一读过私塾的人。爷爷博学多识，写的一手好书法，临近春节就会写春联到集市上卖。遇到困难之家，买不起对联的，爷爷会免费送给他们。

在农村，除夕夜除了放鞭炮，最有趣的还是拜年，小孩子不仅可以挨家讨回满满几口袋糖果，甚至还有压岁钱。除夕夜，父亲会把那神奇的电唱机打开，吕剧《借年》《姊妹易嫁》等经典曲目便悠扬地回荡在屋子里，有些曲目至今我还能哼唱几句。回到屋里，满桌鸡鱼

肉菜等美味在欢迎我们，我们会举杯欢庆佳节。初一一大早，天还没亮，家家门口挂起灯笼，乡亲们像赶集似地挨家挨户穿梭往来，每个人脸上都挂着笑容，见面都非常热情，张口就是“过年好，大吉大利”等吉祥话语。

当然，拜年是有讲究的。这一天，只论辈分，不论年龄。只能去辈分比自己大或者平辈的哥哥们家，晚辈人家是不用去的。我那时虽然小，但是在村里辈分还是比较大的，有好多头发花白、满脸皱纹、胡子老长的大人和我平辈，一些小孩子还得叫我爷爷。那时，遇到年长的乡亲们问年幼的我一声“叔叔过年好”时，我都会捂着嘴跑开，羞得不得了。

在农村，往往是兄弟姐妹几个平辈的一起去拜年，要是遇到不知道称呼什么的，跟前面领头的叫就是了，当然也有叫错的时候。每每走到一家，大家就争先恐后地问好，主人便会热情地抓起一把糖果点心往我们口袋里塞，我们心里特别欢喜，明明张开了口袋，嘴里却故作推辞地说“不要不要”。要是主人家有拜年的乡亲们在相互敬酒，没空理我们，我们就会站在一

旁，瞅着大人们喝酒，等待主人发现我们的存在，给我们糖果点心后，我们才欢天喜地地离开。路上，孩子们边吃边比谁口袋里的糖果多，口袋满了之后，我们会飞快地跑回家，把糖果点心倒进自己心爱的小盒子里，再飞奔出去继续拜年。最得意的是给爷爷、奶奶问好时，能收获一点压岁钱，一般是一元两元，在那时，对孩子来说就已经是巨款了。

正月里走亲戚，很早的时候都是步行，大人们肩头一前一后背两个篮子，装着饽饽和大果子等，上面盖着绣着鸳鸯的毛巾，大家说说笑笑，翻山越岭。我们小孩子就跑跑跳跳、打打闹闹地跟在后面，运气好时能遇到马车歇歇脚。往往晌午赶到亲戚家时，会发现，篮子里那包香酥大果子，已经颠成了碎屑，亲戚们一般都没有在乎的。此时，我们小孩子收获一些压岁钱，路上的疲劳烟消云散。

随着老一辈亲人陆续离去，春节走动的亲戚越来越少。看着自己慢慢老去的容颜，看看已人到中年的孩子，愈加觉得少年时的亲情、美好的回忆弥足珍贵。

遗失乡间的顺口溜

叶展韵

我们村里最早流行的顺口溜，大约源自抗战时期。那一天，村里召开动员大会，号召青年参军，叫大家上台发言，一位老奶奶上台说道：“手榴弹，一根线，专打莱阳赵保原。我的话完了。”老奶奶声音响亮干脆，引得大伙儿掌声阵阵。从此以后，一提起那位老奶奶，人们就会想起那段顺口溜：“手榴弹，一根线，专打莱阳赵保原。”

村里一位柳姓老人是木匠，家里条件不错，闲暇时候就拉胡琴。他和儿子一家住在一个大院子里，夫妻二人住在南屋，儿子一家住在北屋。老人养了几只大鹅，说来也怪，每当大鹅下蛋，都爱去北屋儿子家里下，儿媳捡了鹅蛋也不还给老人，偷偷留着自己吃。有一天，老人拉着胡琴，教七八岁的孙子唱道：“咕！咕！咕给咕！俺家开了个木匠铺。南屋家的鹅（方言音wo）子北屋家的蛋，捞不着吃来也捞不着看，养的鹅子还是我花的钱。”孙子回家给母亲唱这首顺口溜，唱得母亲脸都红了。从那以后，她把大鹅下的蛋都送还给公公婆婆，公公再也没唱那首顺口溜。

村里还有一位老奶奶比较迷信，喜欢占卦算命。一年夏天，村里来了个算命的盲人，给她摇了一卦，说老奶奶没有福，老奶奶放声

大哭。盲人一听不好，忙劝老奶奶：“这卦不对，再摇一卦。”又摇了一卦说：“这一卦对，这一卦是真的。”然后，盲人一本正经地对老奶奶说：“你这个老婆子真有福，金刚钻儿二斗五（钱多的意思），光吃麦子不吃谷（生活好的意思）。”老奶奶听后，欢天喜地地走了。

农村人家生孩子，都会找村里的富裕人家，给孩子认“亲爹亲妈”，希望孩子好养活。这与《红楼梦》第四十二回“蘅芜君兰言解疑癖，潇湘子雅谑补余香”的刘姥姥给王熙凤女儿大姐儿起名“巧姐儿”是一个道理。我们三队的车把式柳中力，干儿子最多，干活时，柳中力赶马车，干儿子们坐车，有的社员就编了一套顺口溜：“亲爹赶，干儿坐，骡马来把儿驮。”

要说顺口溜，我觉得还是邻居孙占国说得最有意思。他说：“火车刚起步的时候，噗嗤噗嗤往前跑的声音，听着就是‘不挣钱，不挣钱’。等火车跑快了，那声音就变成了‘青岛莱阳，一天两趟！青岛莱阳，一天两趟’。”孙占国是见过世面的人，他大儿子在外上大学，他送孩子时坐过火车，编的顺口溜特别形象。还有一次，他在杭州坐客车，差点误了点儿，幸好司机等着他，他也编了一套顺口溜：“司机

老大哥，你多行行善，猜猜众人难。有的赶火车，有的赶轮船。学生耽误考，一停就一年。工人误了点，月底就扣钱。”

前些日子回家，我和孙占国谈论起以前村里那些顺口溜，他又告诉我一些有意思的：“修配厂，拖拉机站，高中联中汽车站，磨坊油坊和饭店。”他告诉我，只要他背诵过的内容都不会忘记，然后又津津有味地给我背诵了当年“栖霞县公社十八说”的顺口溜：栖霞大地真烂漫，家家随心所欲。全县公社十八说，从头到尾说一遍。县城住的是城镇，观里官道在西南。杨础蛇窝大柳家，幸福二里在城南。铁口桃村唐家泊，紧靠牙山在东南。亭口庙后大庄头，东西排成一条线。山岭起伏隔山岭，东边连接福山县。松山寨里臧家庄，位于栖霞东北面。北洋河水中间流，烟青公路出东山。小庄公社在城西，它的北面是艾山。小庄往西是寺口，寺口往北苏家店。兄弟公社团结紧，比学赶帮共向前。

自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，村里家家户户各忙各的责任田，人们再也没机会凑在一起干活，也没有人编顺口溜了，那些流行的顺口溜也渐渐被人们淡忘。

往事如昨

三姥姥养兔子

赖玉华

翻开尘封的记忆，找寻时光的痕迹。

儿时的记忆里，三姥姥个子不高，脸颊总是红扑扑的，像极了红苹果。她的眼睛明亮慈爱，一双粗糙的手有许多茧子，走起路来风风火火，是村里有名的饲养能手。

小时候，去外公家的路上常碰上干活的三姥姥，她家饲养了好多鸡、鸭、兔子等。儿时的我特别喜欢那些可爱的小家伙，每次去三姥姥家，一定先去拜访这些小动物。

我尤其喜欢长毛兔，喜欢在兔笼子跟前看三姥姥拿着萝卜等蔬菜喂食。小兔子那三瓣嘴进食速度极快，绯红的眼睛定着神，咀嚼起来满满的节奏感，呆萌可爱。很长时间我都以为，长毛兔那红丢丢的圆眼睛，是吃胡萝卜吃的。它们总是闲不住，一蹦一跳地竖起高高的大耳朵。它们又天生胆小，听见点儿动静便弹腿迅疾而逃。

三姥姥家饲养的长毛兔在桃村街远近出名，剪下的兔毛质量上乘，又长又白的兔毛放在三姥姥的嫁妆纸筐箩里，远远望去像一团团洁白的云朵。每次有人来收购兔毛，总是抛出诱人的价格上门收三姥姥家的兔毛。会过日子的三姥姥，却总是让三姥爷把兔毛直接卖给物资回收站，那样的话可以多赚一点零花钱。三姥姥说兔毛一年能剪三次，每年的三月、六月、九月底剪兔毛。到了冬天，是不能给兔子剪毛的，怕它们抵御不了寒冷。

冬去春来，天气变暖，就要剪兔毛了，三姥姥和三姥爷一齐上阵，三姥姥按着兔子的四肢，三姥爷小心翼翼地挥动剪子，一下一下地剪掉一丛丛洁白与柔软……我们这些孩子是搭不上手的，常常是静静地蹲在一旁看光景，心情却满满的愉悦。

随着长毛兔一窝又一窝繁殖，三姥姥家仅有的一层兔笼不够用了，三姥爷就琢磨着自己制作兔笼。平日只要有空闲，他就四处寻觅工厂丢弃的旧铁丝、小钢筋头、破铁皮等，有时在路上遇见竹片也都收拾起来。他自己还学着浇筑薄型水泥板，筑成一个个兔笼子，兔笼层层叠叠，每个可以养两只兔子。

三姥姥呢，每天瞅空就为兔子梳理一番，防止长毛起球打结，以期卖个好价钱。饲料上，不单喂草，还根据不同生长期的营养需要，掺入小麦、麸皮等精料，甚至将人都舍不得吃的麦乳精留给怀孕的母兔和哺乳的兔妈妈。三姥姥每天观察兔情，她甚至会捏一捏、闻一闻颗粒状的兔子粪便，判断兔子的生长状况。她说这么多的兔子就怕有疫情、传染病啥的。

那个年代，长毛兔供给了三姥姥一家的日常生活开销。三姥姥有七个儿女，他们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去山上割草拔菜。弄回来的野草蔬菜，三姥姥还要精心挑选，仔细辨认，唯恐一些杂草对兔子不利。

到了冬天，我那些顽皮的舅舅们会冒着刺骨的寒风，跑到田野，为这些兔子拔一把鲜嫩嫩、葱绿绿的麦苗，每个食槽里放入一点点儿。数九寒天，没有青草，小兔子偶尔享用到这里可口的美味，会高兴地蹦蹦跳跳以示感谢。

三姥姥靠着卖兔毛，养家禽改善一家的生活，一家九口人在她的精心打理下，生活过得越来越好。